



玉釵盟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一部

玉 盟

(一部)

【台湾】卧龙生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少侠徐元平为报父仇，只身夜探少林盗经，不料反而身入险境，幸得高人指点，不但化险为夷，而且获得了无上的少林绝技，以及关于武林巨宝的神剑。不料剑匣被盗，为报父仇历尽艰险。徐元平深如古墓研究武学，九死一生才脱离险境，擒得盗剑匣之一。不料此人竟是徐元平之叔父，从其口中得知了杀父仇人竟是人人敬仰的神州一君。徐之叔父也因泄露了秘密被人抓走。为救叔父徐元平与武林几位高人同入碧罗山庄，向曾几度相逢的紫衣姑娘要人。徐元平不懂风情，只知要救叔父，却没有料到紫衣姑娘早已对自己有情，惹得紫衣姑娘竟召来神州一君。共议探宝、统一武林之事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一场武林浩劫在所难免了。

目 录

- 一、盗秘经夜探少林寺
- 二、悟经文破解罗汉阵
- 三、洛阳城乍遇江湖客
- 四、斗神丐拼命接三掌
- 五、急友难搜敌黄叶沟
- 六、戮情剑斗智作难题
- 七、谈往事斗擂结兰谱
- 八、临险境娇娆欺壮士
- 九、斗武功奇招拼绝技
- 十、寻爱子怪杰许诺言

七 谈往事斗播结兰谱

正在闭目养息的查玉，突然睁眼，接道：“玲姑娘自己不小心从那虬松上摔了下来，如非在下出手相救，只怕那一摔不死也得重伤，二姑娘讲话且不可断章取义，含血喷……”

丁凤道：“我又没有说是你摔伤了我姐姐，你急什么呢？”

查玉叹道：“玲姑娘身受重伤，仍然不肯静心休养，致耗去心力过多，心火上冲，激发毒气……”

丁凤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姐姐耗去了心力过多呢？”

查玉道：“这是她说的……”

丁凤一撇小嘴巴，接道：“她是谁呀？”

查玉道：“那紫衣少女说的……”

丁凤不待话完，立时接道：“这些话我也听到了，还要你说么，哼，想到你那天对我姐姐的情形，刚才我就不该扶你坐下，给你水喝……”

她乃犹带稚气之人，想到之事，冲口就说，何况她心目之中，又把徐元平看成亲切敬爱之人，恨不得把心中委曲，尽数说给他听。

查玉被丁凤一阵抢白，气的脸色铁青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丁玲瞧了查玉两眼，立时盈盈一笑劝道：“少堡主不要和我妹妹一般见识，她年幼无知说话不知轻重，少堡主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她原已生的娇小玲珑，重伤小愈，人又清瘦许多，轻颦浅笑

之间，犹带三分病容，不知她是有意，还是伤病中元气不足，这番话说的委委婉婉，温柔无比，叫人听的油然生怜。

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本已承诺追寻那绿衣女人，替姑娘疗治伤势之言，却不想遇上那紫衣姑娘，她既能用口指点查兄，施用金针，解了姑娘发作的毒，想来那残余之毒，定然药到病除，万没想到姑娘疗伤过程中，竟还有许多变化，早知如此，在下定要护守到你伤势完全复元之后再走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这样也好，早死了可免去许多烦恼。”

丁凤接道：“要不是那南海门下妖女施放冲天火炮，招来了冷公霄和碧萝山庄的人，打上一场，也不敢把姐姐的药碗打碎，害得你延误了服药时间，也不曾落得这般模样……”

丁玲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傻丫头，就是能医好我的伤势又怎样？”

徐元平听了两人之言，心中暗忖道：“是了！必是那紫衣少女见到碧萝山庄寻她之人，施放冲天火炮，不想把冷公霄等也引来了，造成一场混战，药碗被人打洒地上，延误了她服药时间，以致药力特效两不相接，无法把体内残存的热毒完全逼出，才落得这般残疾……徐元平当下一挺胸，决然道：“这不要紧，我去碧萝山庄找到紫衣少女，再问她取个药方回来，医好残存体内热毒就是。”

查玉道：“碧萝山庄中人，个个武功高强，而且遍地埋伏，不异龙潭虎穴，徐兄如若一人前去那可是危险的很。”

金老二霍然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老朽素知冷公霄的为人，不到完全绝望，任何事都不肯轻易放手，眼下咱们所有之人，一半身上有伤，如若冷公霄招了人来，咱们处境甚险，老朽之意，先避敌锋要紧，你们有话，待找到了藏身之所再谈不迟。”

徐元平自了解金老二身份之后，对他甚是尊敬，当下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查兄伤势如何？不知是否还能走路？”

查玉道：“经这一阵调息，大概已可以走得了。”说完，倏的

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前走了几步。

丁玲笑道：“金老前辈只知躲避冷公霄的追踪，却不知咱们就是到了天涯海角都不难被他追查出来。

如其那时再和他动手相搏，倒不如凭这孤山之险，挫他一阵，只要他能出来，我三叔父定也能脱出那竹石阵的围困……”

丁凤笑道：“只要我三叔父能够出阵，定然会寻找我们，我姐姐已在各处要道上，留下了我们鬼王谷中指路标示，凡是我们鬼王谷中人瞧到，都会找到此地。”

丁玲听她一开口就说出隐秘，气的心中暗骂道：这个死丫头，当真是傻的厉害。

徐元平神态恭敬的转望着金老二问道：“叔父，咱们还要不要走？”

他一时之间想不出是否该走，只好回头向金老二请命。

金老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人都说云梦二娇机灵，果是传言不虚，竟能防患未然，看来比老夫思虑还要周到许多了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金叔叔过奖了，晚辈怎能及得金叔叔的万一。”

她见徐元平对他恭恭敬敬，如奉长辈，也跟着叫起叔叔来了。

查玉静站一侧，表面在听着几人的谈话，心中却在暗暗盘算道：“我放火烧那竹石阵时不但冷公霄被困在阵中，索魂羽士丁炎山也在阵中，冷公霄不肯罢休，丁炎山也恨我入骨，如果两人都找来此处，别人无事，我却是众矢之的。这两个武林高人，要是都存了杀我之心，徐元平虽肯出手相救，只怕也难同时抵得住两人，何况他最恨这等乘人之危，一旦了然真象之后，也未必肯出手相救，我必须在冷公霄、丁炎山两人未到之前，设法离开此地。心念一转，转身缓步向前走去。

徐元平只道他重伤调息之后，借行路舒展一下筋骨，也未加以理会。

但却没法瞒得过丁玲一双眼睛，只听她格格娇笑一阵，道：

“查少堡主，你现在要走了吗？”

这一句话，问的单刀直入，查玉就是想含糊应答，也没法混过去，总不能口中答应不走，人却借机逸去。只好笑道：“在下身上伤势，想非一两天内能养息得好，是故找处清静所在，先把伤势养好再说。”

徐元平惊道：“这怎么行，查兄伤势只不过略略好转，你一人走去，叫人如何能够放心，快些回来，咱们守在一起，纵然冷公霄率众赶来，也好合力御敌。”

查玉微微一笑道：“徐兄盛意，兄弟心领，但我伤势必需要找处清静所在养息一下不可……”

丁玲高声接道：“少堡主但请回来无妨，我三叔纵然找来，也绝不会对你有何举动……”

查玉摇头一笑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瞥眼见几条人影，遥遥直奔过来，心知已走之不及，暗里一叹，缓步走了回来。

丁玲瞧他一听自己相劝之言，当真就走了回来，心中正大感奇怪，暗思忖道：“此番他倒真听了我的话了……转头望见几条人影，遥遥奔来，立时大悟，想道：原来他走不了啦。”

查玉心中很明白，此番自己生死，大都操在徐元平的手中，但屈在己方，如若对方在未出手前，先行质问，火烧竹石阵的事情，必将引起一番口舌争论，事实俱在，自己纵有苏秦之才，也难抵赖得过，如若徐元平知道自己这等卑劣行径，是否还愿出手相救，很难预料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不理对方质问之言。徐元平毫无江湖阅历，又是个极重情义之人，如若自己不理对方质问，片面之言，绝难使他相信，事后虽难免不被拆穿，但眼下却可暂保一时，他心中打好了主意，人也走近徐元平身侧，故作伤重难支的模样，低声对徐元平道：“徐兄，兄弟身受之伤甚重，如不及时调息，只怕将凝结成为内伤，我得先行运气静养上一两个时辰，一旦遇上强敌，也可相助徐兄一臂之力。”

徐元平点头答道：“查兄尽管静坐养息伤势，如果冷公霄真的再找了来，由兄弟挡他就是。”

查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徐兄相关之情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盘膝而坐。”

抬头望去，只见数条人影急奔而来，为首之人，果然是刚刚逃走的冷公霄。

来人身手，似都不弱，片刻之间，奔到了小峰之上。

他瞧了正在席地而坐养息伤势的查玉一眼，说道：“此人几时睡熟过去了？”

徐元平冷然接道：“查兄正在运气疗治伤势，你如有话要说，待他疗好了伤之后再说迟。”

一面和冷公霄说话，一面打量两个和他同来之人，只见两人并肩站在身后。

徐元平见左面一人年约五旬左右，背了一支长剑，长衫、宋履，颇似一位教书先生。右面之人，年纪甚轻，一身文士装扮，儒衣方巾，肤白如雪，颇为清俊，只是他粉白雪肌之中，如若仔细一瞧，隐隐泛现出铁青之色。

丁玲打量了来人一阵，只觉面目陌生，从未见过，但她却可以断定这两人不是千毒谷中人物，当下问道：“冷老前辈，这两位是那路英雄人物，怎么我从未见过？”

冷公霄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这两位江湖上鼎鼎大名之人，你就没有见过，看将起来，你们云梦二娇的见闻还是有限的很。”

丁玲道：“多认识几个人，也算不得什么高明。”

她言词锋利，一出口就把冷公霄顶撞的怔了一怔，才冷笑说道：“鬼丫头少逞口舌之利，恼得老夫性起，拚着和老鬼结怨，也要出手好好的教训你一顿！”

丁玲嫣然一笑道：“冷伯父言重了，你要亲自出手惩戒，此刻不觉着有些小题大做么？”

冷公霄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没规矩的丫头，老夫是何等人物，岂能和你一个晚辈说笑！”

那清俊少年忽然一晃身子冲到丁玲身前，回头对冷公霄道：“冷兄，这丫头出言不逊，是什么人，可要兄弟出手，替你教训她一顿么？”

此人神情之间甚至是轻薄，问过冷公霄后，目光立时又转投到丁玲脸上。

冷公霄道：“这个么，兄弟怎敢相劳，以庄兄在江湖上的身份，和一个女孩子动手，实叫兄弟难以出口相请。”

其实他是害怕万一伤了丁玲，鬼王谷绝不肯善罢干休，千毒、鬼王二谷，不但在江湖上齐名，实力也在伯仲之间，何况他已知道丁炎山就在这邛山附近，说不定会被及时找到此地。

只听丁玲低声骂道：“哼！一身轻浮，面无血色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你还以为自己生得很漂亮呢！”

这几句话骂的尖酸刻薄，入骨三分，那面色惨白的少年，只听得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大喝一声，举手向丁玲抓去。

丁玲早已有了戒备，立时娇躯一翻，疾向旁侧闪去。

丁凤心知姐姐伤势未愈，一见那少年出手，立时娇叱一声，疾扑过去，举手一拳，当胸击去。

那面色惨白少年，一击未中，丁凤拳势已近前胸，只好横向旁侧一跃，反手一记擒拿，猛向丁凤手腕之上抓去。

丁凤一缩手臂，收回右掌，飞起一脚，踢了过去，同时也劈出了一招“蕉扇逐火”，横腰击去。

那面色惨白少年连被丁凤抢去先机攻了两招，似是自觉甚失面子，气得原已惨白的脸上，更加铁青，一捉丹田真气，向后跃退数尺。

丁凤看他被自己出手几招攻势迫的连番向后跃退，冷笑一声骂道：“这样没有用的东西，也敢大言不惭！”

忽听徐元平大声喝道：“丁姑娘小心……”

丁凤微微一怔道：“什么？”只觉一股疾风，直袭过来，赶忙向一侧跃去。

原来那面色惨白少年被丁凤抢了先机连续一阵快攻，心中甚感惭忿，但丁凤并非弱手，一时之间，要想抢回主动，其是不易，他自觉在武林中地位甚高，如若让丁凤在手下走上个三十招才能扳回劣势，那可是大大的丢脸之事，是以，纵身而退，避开丁玲攻势后，一提真气，立时重又疾扑而上。

丁凤向旁侧跃进之势，虽然已够迅快，但那面色惨白少年，似是早已料到此着，悬空一个转身，如影随形般，疾追而上，右手一伸疾向丁凤肩头之上抓去。

徐元平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猛然向前冲去，挥手一掌，“飞钹撞钟”，直击过去。他此时功力大进，掌势十分强猛，随掌一股潜力，立刻带起啸风之声。

那面色惨白的少年，一登上峰顶之后，立时注意到峰顶之上的人物，看徐元平精神虽然饱满，但年纪不大，纵是他出自名师门下，功力亦必浅薄，不足为敌，金老二和查玉又都在静坐养伤，丁玲、丁凤大的不过二十，小的至多才十七八岁，亦未放在眼中，在他心中唯一可惧之人，是铁扇银剑于成。

是以，他在和丁凤动手之时，却时时注意着于成施袭，不防徐元平劈来一掌势道竟然雄浑无比，不觉心头吃了一骇，暗道：想不到这娃儿竟然是个劲敌，慌忙一提真气，稳住追袭丁凤的身子，右手运力向右虚空横拍一掌，向左边跃开数尺，避让开徐元平一掌袭击。

徐元平生性正大，刚才发掌，只不过是怕对方伤了丁凤，是以运了八成以上力量，遥遥一掌，已解救丁凤危险，救了丁凤之后，立刻停手不攻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丁凤满含笑意，站在一侧，毫无惧怕之色，右

手拇指轻按在中指之上，望着徐元平笑而不言。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忽然醒悟，暗道：我倒忘了她们这“弹指迷魂散”了，我如不发出一掌相救，只怕这面无血色之人，早已被她的“弹指迷魂散”迷过去了。

冷云霄一瞧丁凤神情，立时冷冷喝道：“庄兄小心，鬼王谷这两个丫头最擅施用迷魂药物，庄兄别着了她们的道儿。”

那面色惨白之人，瞧瞧丁凤，微微一笑，并未发作，却转脸望着徐元平怒声喝道：“你敢暗算庄二大爷，我瞧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徐元平转动俊目，冷笑说道：“你敢出口伤人，我瞧你才是活得不耐烦！”

铁扇银剑于成大喝一声，道：“这等脚色，何用相公出手，把他交我吧！”

左手一张铁骨折扇，右手拔出银剑，纵身而上。

冷云霄仰面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于兄不作鄂、皖、豫、鲁四省绿林道总瓢子，却甘心奴颜卑膝作起他的奴隶来了，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儿，不知于兄，月得工钱若干？”

这几句话骂到刻薄至极，于成一张脸被他骂的通红似火，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适当措词反击，气得呆在当地。

忽听金老二高声喝道：“冷老二，你们千毒谷在江湖上的威名，可非泛泛之流，想不到以你冷老二的身份、地位，竟然和关外双凶勾结一起，在中原道上惹事生非，此事只要传言到江湖上去，对你们千毒谷的威名，可是大有损伤，只怕冷兄也无脸再见中原道上的英雄了。”

冷云霄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金老怪之名，果不虚传，双凶初入关，进入中原，知道此事者屈指可数，认得两人之人，更是绝无仅有，不知他如何得知……心中在想，口里却冷冷答道：“关外双凶之事，和兄弟有何相干？金兄再要胡言乱语，兄弟可不客气的

了。”

那面色惨白少年，听得金老二叫出关外双凶绰号，不但毫无惊愕之色，反而沾沾自喜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想不到中原道上，竟也有知我们兄弟之名的人物。”

铁扇银剑于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中原之地，岂是你们边荒之人撒野的所在？”举手一剑，直刺过去。

他身为中原鄂、皖、豫、鲁四省绿林道上总瓢把子，被关外绿林人物，侵入到地面之上，而自己却毫无所知，此乃大失脸面之事，是以出手一剑，十分辛辣，银光闪闪，变化出三朵剑花，指向那面色惨白少年前胸处三大要穴。

面无血色少年，一瞧对方攻出剑招，不禁心头一凛，忖道：传言说中原道上，济济多士，看来果是不虚，眼下所有之人，都是高手能人，任谁出手一击，竟都辛辣、恶猛，兼而有之，。

心中在想，人却向后跃退了六七尺远，探手在腰间一摸，松开扣把，抖出一条遍体金光闪烁的软鞭。

他见铁扇银剑于成攻来一剑，迅辣凌厉，不敢用空手和人过招，立时跃退数尺，取出兵刃。

铁扇银剑于成，朗朗一笑，道：“最好你们双凶一齐上来，让在下见识关外武学，有何出奇之处。”

面无血色少年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且莫夸口，先接我一百招试试再说！”

言词之间，倨傲之气，已然消去不少。

于成一抖银剑，疾扑而上，长剑伸缩，指顾间连续攻出三招。

他身膺四省绿林道总瓢把子，武功自非泛泛，出手几剑，倒也迅猛惊人。

面色惨白少年软鞭忽的横抡而起，舞出一片金光，护住身子。但闻一阵金铁相触之声，于成疾攻的三剑，尽被他的金鞭抡开。

铁扇银剑于成，不待对方出手反击，大喝一声，重又疾扑而上，折扇横削，银剑直刺，一攻之中，纵攻横击，两招并出。

面无血色少年心头暗生惊凛，凝神提气，凌空而起，龙头鞭悬空下击，直向于成头上点去。

于成挥剑封鞭，折扇变削为点，反向上击。

只听那面色惨白少年冷哼一声，悬空一个大翻身，飘飞四五尺远，双脚一沾实地，立时猛扑过来，这次，他已有戒备，不让于成再抢先机，一招“力扫五岳”横击过来。

铁扇银剑于成疾如风轮般，打了一个转身，让开龙头软鞭，侧身进击，又把对方逼退了三步。

面无血色少年连受于成剑、扇合击的绝学所制，被迫的连番倒退，心中大感恼怒，运力挥鞭，划起强劲的啸风之声，先把劣势一稳，紧接着迫攻过来，刹那间鞭影如山，金刃破风排山倒海般直涌而上。

铁扇银剑于成一见对方全力抢攻，哼哼一声冷笑，左手铁扇一合，随手伸吐，专点敌人穴道，右剑盘空飞舞，矫若游龙，迎、封、架、格，化解攻来的鞭招。

这二人一个是身膺四省、威望服众的总瓢把子，一个是扬名关外，令人丧胆的豪客，二人虽是初次交手，却打得石飞沙扬，惊心动魄。

三十招过后，双方还是未见胜负，于成心中忖道：我若连此人也战不下，那就真对不起这总瓢把子之名，以后叫我如何在江湖上闻名立万。

他偷眼望望在场之人，心中更是求功心切，剑攻扇点，右挑右击，配合得密如骤雨，攻势凌厉无比。

关外双凶的老二庄武回头见冷公霄也眈眈的瞧着自己，不由心中也着急起来，暗道：我要是胜不了此人，岂不要被冷老二轻视于我，是以也一紧金鞭，半空中呼呼风啸，金光闪闪，端的也

强猛骇人。

转眼间，又过了十招，起先二人尚打个平手，猛然间，于成杀得性起，暴喝一声，身形拔空而起，长剑一抖，一招“天普甘霖”，扇演“鹤泪长空”，剑似万点飞花，扇如泰山压顶，由上而下，直向庄武罩下。

庄武只觉金鞭落空，于成人已凌空飞击，此乃是由于成赖以成名的武学之一，其势快若电奔，庄武但觉头顶劲风飒然，已知来势猛烈，要想封加，已不可能，此时但求自保，也顾不了什么地位身份，只得一矮身，就地一滚，让到五尺以外，才跃身立起，脸色一冷，挥鞭硬扑上去。

陡然间，衣带飘风，那五旬左右、身背长剑之人，已跃身赶到前面，当下冷冷喝了一声，道：“老三退下，让我来会这位中原人物。”

于成正待迎战庄武，猛受此人一阻，翻眼一瞧来人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我看还是你们双凶一齐上的好。”

来人也不答语，转脸向庄武点了点头，一个滑步，闪到右方，即翻腕拔出长剑，只见一道蓝汪汪的剑光疾向于成刺去。

铁扇银剑于成右手一抡，银剑迅吐，向来剑封去，猛觉左边一声破空金风，于成来不及瞧，已知是双凶同时发动，铁骨扇一张，一抬左腕，便硬向金鞭之上碰去。

关外双凶，恶名远播关外，自非泛泛平庸之辈，任于成勇冠四省绿林，单战双凶，也自不敢大意，左挡右拒，严守门户，五十招之内，还应付容如，但时间一长，双凶剑鞭巧妙的配合，相互呼应，便发生了作用，威力也愈来愈猛，于成渐觉吃力。

丁凤睁着一双秀目凝注场中，忽然转脸朝丁玲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姐姐，你看他一个人会不会打不过人家？”

丁玲已看出于成力将不继，但她心思缜密，处事谨慎，为了顾全于成在江湖上的体面，笑了笑，缓缓的说道：“不管打得过打

不过，两个打一个总是不守道义之事，况且人家是为了我们才出手的。我们自不能抽身事外，我看，你不妨上去帮他一帮。”

丁凤微微一笑，纵身而上，左手长袖一抛，疾向庄武面上拂去。

庄武只见眼前白影闪动，丁凤已自扑到，不禁心头一骇，暗道：“中原人物当真是个个难缠，这女娃儿的身法竟也这般迅疾，左臂一挥，硬向拂来的衣袖上击去。

丁凤格格一笑，骂道：“胆子不小，我看你活的不耐烦了！”左臂一抖，拂向庄武的衣袖突然收了回来，雪白的右腕却疾攻而出，庄武微微一笑，左手横里一抄，硬向丁凤手腕之上抓去。

忽听冷公霄大声喝道：“庄兄小心，那小丫头手中有鬼……”

冷公霄话还未完，丁凤卷曲的食中二指已一齐弹出，一股异香直袭过去，庄武闻得冷公霄示警之言，立时疾向后退，但他仍是晚了一步，只觉异香拂面而来，打了一个喷嚏，摔倒地上。

丁凤骂了一声：“关外双凶，听起来倒是满唬人的，原来是这样脓包。”飞起一脚向庄武前胸踢出。

冷公霄目睹双凶大生不满，暗自骂道：关外双凶，看来果是徒具虚名之辈。

他心中虽对双凶不满，但却不便眼瞧着庄武死在丁凤手中，那中年儒士又被于成扇中夹剑之学迫攻的自顾不暇，无法分手相救，只得大喝一声，遥遥劈出一记掌风。

他功力深厚，一掌击来，甚是凶猛，强劲掌风，划空生啸。

丁凤已将要踢中庄武前胸，突觉一股潜劲涌来，她已知冷公霄功力深厚，早已暗中戒备，觉出不对，立时疾向一侧跃去，她虽在闪避对方袭击之中，仍是不肯放弃伤敌机会，借那跃避之势，便一脚踢在庄武左肋之上。

这一脚虽是借势伤敌，但力道却也不轻，只见庄武倒卧在地上的身体一连翻了两三个身，才稳下来。

这一来，使她闪避之势，稍随着一缓，吃冷公霄强劲劈空掌风的边缘撞了一下，登时被撞的娇躯斜飞在空中摇摆不定，落地之后，仍然向后退了三四步远，才稳住身子。

只听冷公霄怒喝一声：“好辣的丫头！”纵身直跃过来。

他身法迅快，来势疾若电闪，丁凤不过刚刚站稳双脚，冷公霄已到身前，左臂一探，抓住丁凤右腕。

丁玲冷眼旁观，本想招呼妹妹闪让，但瞥眼见她落足之处，相距徐元平甚近，心想徐元平定会出手救援，故未曾出口招呼。

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丁玲意外，徐元平当下竟然静站原地动也未动一下。

丁玲心中正感奇怪，忽闻身后响起一个冷漠而又熟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冷兄好大的威风，出手欺侮一个晚辈，就不怕被人耻笑么？”

冷公霄机警无比的一带丁凤右腕，把丁凤娇躯横挡在自己身前，才望来人笑道：“丁兄可追上了南海门下那紫衣女娃儿么？兄弟……”

来人正是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，只听他冷笑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冷兄先放了人，再和兄弟谈话不迟。”

冷公霄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和两个侄女闹着玩的……”

冷公霄松了丁凤右腕，又道：“冷伯伯比你大了一把年纪，难道还和你一般见识不成，以后再要没老没少的，开口骂我……”

丁凤纵身跃到姐姐身边，一撇小嘴巴，接道：“哼！谁和你闹着玩了，明明是看到我三叔父，心里怕了……”

冷公霄干咳了两声，接道：“江湖上有谁不知我和你三叔齐名武林，半斤八两……”转脸望了丁炎山，道：“丁兄，兄弟这话说错了吧？”

丁炎山一裂嘴，皮笑肉不笑的接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千毒谷、鬼王谷并重江湖，冷兄和兄弟也一向齐名。”

忽闻铁扇银剑于成大声喝道：“撒手……”陡然一招“天外来